

传统文化根脉与现代化转型的平衡：《格萨尔》 史诗非遗传承困境及调试策略

殷路璐

四川民族学院，四川 甘孜 626001

DOI: 10.61369/VDE.2026110026

摘 要： 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格萨尔》史诗深深扎根于青藏高原独特的游牧生产形态与乡土民俗生态，依托藏族族群千年延续的口头演述传统，积淀了厚重的在地文化底蕴，凝练着雪域高原的地域人文风貌、族群伦理观念与民间艺术特质。伴随着城镇化推进、数字媒介普及、文旅产业开发推动非遗全域现代化转型，《格萨尔》史诗的传播脱离传统传承场域，走向标准化改编、市场化展演、数字化传播，在此进程中，形成难以调和的传承悖论。本文系统梳理了《格萨尔》史诗在地文化根脉的核心内涵，结合现代化转型的社会语境，辨析本土传承与现代化市场化传承的内在对立关系。在此基础上，从原生文化圈层保护、现代传播规范治理、传统与现代场域协同共建等维度构建针对性调适路径，尝试平衡文化本土化守护与现代化创新发展的现实矛盾，推动《格萨尔》史诗实现可持续的活态传承。

关 键 词： 《格萨尔》史诗；非遗活态传承；现代化转型；传承悖论；文化调适

Balancing Traditional Cultural Roots and Modern Transformation: The Dilemma and Adjustment Strategie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heritance of the Epic "Gesar"

Yin Lulu

Sichuan Minzu College, Garze, Sichuan 626001

Abstract: Recognized by UNESCO as a huma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epic of "Gesar"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unique nomadic production patterns and local folk ecology of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Relying on the millennia-old oral tradition of the Tibetan ethnic group, it has accumulated rich local cultural connotations, embodying the regional humanistic style, ethnic ethical concepts, and folk ar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nowy plateau.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urbanization, the popularization of digital medi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the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cross the entire region is underway.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epic of "Gesar" has moved away from traditional inheritance fields, towards standardized adaptation, market-oriented performance, and digital dissemination. In this process, an irreconcilable paradox of inheritance has emerged.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the core connotations of the epic of "Gesar" in its local cultural roots, and analyzes the inherent opposition between local inheritance and modern market-oriented inheritance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On this basis, it constructs targeted adaptation paths from the dimensions of protecting the original cultural sphere, regulating modern dissemination, and collaboratively building traditional and modern fields, attempting to balance the practical contradiction between cultural localization preservation and modern innovation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living inheritance of the epic of "Gesar".

Keywords: "Gesar" epic; living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inheritance paradox; cultural adaptation

引言

《格萨尔》史诗是迄今为止世界上篇幅最长、活态传承最完整的口头说唱史诗，全面承载着藏族关于社会历史、族群记忆、民间民俗、宗教信仰及文化信仰等内涵，兼具文学、音乐、民俗、宗教、历史多重文化价值^[1]。学界对《格萨尔》史诗传播研究最多的课题是

对说唱艺人的研究^[2]，其次多聚焦史诗文本整理、唱腔音乐解构、传播方式及传播形态的研究，对于在地文化生态与现代文化体系的结构性冲突关注不足。

《格萨尔》史诗是“表演中的创作”，只有在表演中才能显示其真正的社会价值和文化魅力^[3]，非遗传承本质是文化主体性的延续，是代表文化所在族群原生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与艺术表达，而现代化转型具备标准化、市场化、大众化、去乡土化特征，二者天然存在价值取向、传播逻辑、传承模式的分歧。基于此，本文拟从《格萨尔》史诗在地文化根脉的核心内涵，结合现代化转型的社会语境，辨析本土传承与现代市场化传承的内在对立关系，从原生文化圈层保护、现代传播规范治理、传承体系优化重构、传统与现代场域协同共建四个层面提出针对性调适路径，平衡在地文化坚守与现代化发展需求，实现《格萨尔》史诗长效活态传承。

一、核心概念界定

（一）《格萨尔》史诗的文化根脉

做好《格萨尔》史诗的传承保护，关键是要对艺人与文化空间这两大活态传承要素进行整体性保护^[4]。艺人及文化空间是《格萨尔》史诗传统文化根脉，特指适配青藏高原高寒游牧生态、藏族族群社群规则，伴随史诗千年传承形成的专属文化基底，包含四层维度：其一，生态在地性，依托高原牧区逐水草而居的生产生活模式，史诗说唱贴合牧区作息、节庆时序，依托山野、帐篷、寺庙原生场景展演；其二，仪式在地性，史诗说唱并非独立文艺表演，依附祈福、驱灾、祭祀等本土宗教民俗仪式，具备专属文化功能；其三，艺术在地性，说唱曲调依托藏语方言发声，节奏韵律贴合藏族民间审美，无统一谱式，依托艺人即兴创编、口传心授传承；其四，价值在地性，史诗承载藏族英雄信仰、生态伦理、族群秩序，是地域族群身份认同的核心载体。

（二）非遗现代化转型内涵

在非遗活态保护与文化“两创”的时代语境下，少数民族传统非遗的现代化转型，并非简单的艺术形式革新，而是传承机制、传播形态与价值功能的整体性变迁^[5]。结合《格萨尔》史诗的传承实践来看，其现代化转型集中体现在四个核心维度：其一，传承机制由传统家族师徒口传的自发性传承，逐步转向院校规范化教学、政府统筹管控的制度化传承模式；其二，传播场域从高原牧区民俗仪式、民间聚众展演的封闭乡土空间，拓展至剧场舞台、数字展馆、短视频平台等多元公共媒介场域；其三，艺术表达打破原生即兴说唱的无定式形态，通过谱曲编配、双语演绎、内容精简等方式改编为标准化舞台剧目；其四，文化价值从服务藏族族群精神凝聚、民俗教化的内生信仰价值，延伸为赋能地方文旅发展、助力民族文化传播的公共文化价值。客观而言，现代化转型有效破解了传统非遗传播圈层狭窄、代际传承乏力的现实困境，为《格萨尔》史诗的当代存续注入全新活力。

但这种适应性重构带有鲜明的取舍特征，标准化、市场化的改造方式，极易弱化史诗独有的高原地域文化特质，简化其依附的民俗仪式内核与族群文化语境，造成非遗文化本真性的隐性损耗。

（三）传统文化根脉与现代化转型传承悖论

传承悖论并非简单发展矛盾，而是两种具备正当性、缺一不可的传承路径形成的结构性两难^[6]：第一路径，本源守护式传承，

完整保留方言唱腔、仪式语境、即兴创编模式，守住族群文化根脉，但受众仅限中老年牧区民众，青年传承意愿低迷，史诗逐步走向静态馆藏封存；第二路径，现代适配式传承，简化晦涩民俗内容、统一唱腔乐谱、适配大众审美改编，拓宽传播渠道、吸纳青年受众，但剥离仪式语境与原生内核，史诗失去文化独特性，沦为同质化文艺表演^[7]。二者无法单向兼得，构成《格萨尔》当代传承核心悖论。

二、《格萨尔》史诗传承困境原因探究

《格萨尔》史诗传承悖论的形成，并非单一传播方式变革导致的表层问题，

从传承主体来看，传统牧区说唱艺人兼具牧民与民俗传承者双重身份，依托乡土生活积累形成即兴创编的演述能力，以文化自觉支撑着史诗活态传承；而非遗产业化推动艺人职业化转型后，标准化的舞台演出模式，逐步消解了艺人的即兴创作能力与乡土文化感知，使其民俗传承身份弱化、市场化表演属性凸显，原生传承内生动力持续不足^[7]。在传承场域层面，史诗传统传承依托高原牧区村落、祭祀场地、民俗仪式等完整乡土文化空间，与藏族群众生产生活深度绑定；城镇化发展打破了游牧社群的空间格局，原生民俗展演场景不断萎缩，剧场、景区、数字平台等现代化场域取而代之，剥离了史诗依附的仪式语境与族群氛围，导致史诗传承失去原生文化滋养^[8]。在艺术表达上，即兴变异、流派多元的口头演述特质，是《格萨尔》史诗千年活态传承的核心生命力；但适配现代教学、舞台传播的标准化改编，固化了史诗文本与唱腔，抹杀了民间说唱的艺术弹性与地域特色^[9]。在价值维度上，史诗原本承载着族群记忆、民俗教化、文化认同的本土内生价值，是高原族群的精神纽带；文旅融合与现代化传播过度放大其外宣、文旅赋能的公共价值，为适配大众审美简化民俗内核、弱化族群叙事，使得史诗逐渐脱离本土文化根基，沦为同质化的文旅符号。多重维度的矛盾叠加，最终形成《格萨尔》史诗在地守护与现代发展难以兼顾的传承困境。

三、共生平衡视域下《格萨尔》史诗非遗传承调适策略

破解非此即彼的传承悖论，构建“本源不丢、发展有度”的

传承新格局，需摒弃“固守传统”或“全盘现代化”的二元对立思维。立足非遗活态传承核心原则，兼顾文化本真性保护与现代化创新发展，通过圈层保护、场域共建的多元路径，实现传统文化根脉坚守与现代化转型发展的动态平衡，推动史诗长效活态传承。

（一）筑牢原生文化圈层，守住非遗传承文化根脉

文化根脉的存续是史诗传承的前提，必须优先保护原生传承圈层，保留史诗在地文化特质。一方面，加大对牧区原生民间艺人的专项扶持力度，重点保护高龄老艺人、小众流派传承人，同步开展艺人口述史、即兴唱腔、原生演述场景的系统性采集归档，完整留存不同地域、不同流派的史诗原生形态，避免小众技艺与乡土演述范式流失。另一方面，活化本土民俗传承场景，依托高原传统村落、民俗保护区、神山祭祀文化片区，保留节庆说唱、民俗仪式演述等传统民间实践，维系史诗与本土生活、族群信仰的深度绑定。尊重藏族本土文化话语权与民俗禁忌，让史诗回归社群、回归民俗、回归生活，稳固在地文化根脉，保留史诗活态传承的原生内核。

（二）构建二元化传承场域：留住乡土场域，规范现代场域

兼顾原生文化滋养与大众传播需求，打造二元传承场域。一方面，活化管理区本土在地场域，依托高原传统村落、神山文化片区，划定非遗原生保护片区，保留节庆原生态说唱民俗，复原牧区帐篷说唱传统场景，保留民俗仪式属性；另一方面，规范城市、景区现代化展演场域，要求剧场展演、景区演出标注改编说明，区分原生版本与改编版本，引导大众认知史诗原生形态，杜

绝现代场域彻底替代原生场域。

（三）平衡文化及市场价值：兼顾族群认同与公共文化

首先，尊重藏族本土文化话语权，本土史诗传承活动吸纳民间资深艺人参与决策，文旅开发、剧目改编提前开展民俗研判，尊重族群文化禁忌，保障史诗服务本土社群精神需求；其次，适度释放公共文化价值，依托数字非遗平台，推出分级传播内容，面向外地受众推出科普精简版本，面向藏族青少年推出母语原生版本，兼顾民族文化认同培育与民族文化对外传播，实现内生价值与外宣价值协同发展。

四、结论

传统文化根脉赋予《格萨尔》史诗非遗独特性与文化主体性，现代化转型赋予史诗存续活力与当代生命力，二者并非对立博弈关系，而是共生依存关系。正如马盛德提出的：“非遗保护应该强化三个意识，一是要以人为本，强化人的核心地位；二是要有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眼光；三是要让非遗走进现代生活”^[10]。

当下《格萨尔》传承悖论，本质是传承体系单一化引发的结构性失衡，而非文化本身不可调和的矛盾。一味固守在地传统，史诗将封闭化小众化，最终走向消亡；放任无边界现代化改造，史诗将丢失族群底色，丧失非遗核心价值。守住《格萨尔》史诗在地文化核心根脉，理性适配现代化传播规则，让原生说唱留存高原乡土温度，让改编作品适配当代大众传播，最终实现《格萨尔》史诗族群文化传承、地域文化发展、民族文化传播多方共赢。

参考文献

[1] 拥忠下姆.《格萨尔》史诗在藏区青少年中的传播效果研究——以德格县为例[J]. 风景名胜, 2020(010):0253-0256.

[2] 郑敏芳, 崔红叶. 国内《格萨尔》史诗传播研究综述[J]. 四川民族学院学报, 2021, 30(2):1-7.DOI

[3] 王治国. 北美藏学与《格萨尔》域外传播的语境解析[J]. 西藏研究, 2016(4):6.DOI:10.3969/j.issn.

[4] 毛巧晖. "文化展示"中的传承人: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考[J]. 民间文化论坛, 2019(4):9.DOI

[5] 林继富, 王祺.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两创"实践研究[J].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2023(02):14-30.

[6] 姚慧. 遗产化进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共识重建[J]. 民族艺术, 2021(5):85-95.

[7] 诺布旺丹.《格萨尔》向何处去?——后现代语境下的《格萨尔》史诗演述歌手[J]. 西藏研究, 2016(3):12.DOI:10.3969/j.issn.1000-0003.2016.03.005.

[8] 何城禁. 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空间的整体性保护路径——以格萨尔文化(果洛)生态保护实验区为例[J].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2021(6):48-55.

[9] 朝戈金. "回到声音"的口头诗学:以口传史诗的文本研究为起点[J]. 西北民族研究, 2014(2):12.DOI:CNKI:SUN:SAGA.0.2014-02-003.

[10] 马盛德.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方式保护中的几个问题[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2):3.DOI:CNKI:SUN:FJLW.0.2012-02-020.